

我不是歸人，是個過客

瀛苑副刊

遠處傳來教堂的鐘聲，不著痕跡地溶入沁涼如水的空氣中，喚醒了廣場前的鴿群。夢中的羅馬，永恆之城啊！而今，我已如願地來到妳的懷抱。

尼泊爾的手染背袋扛上肩，靈動的金線圖騰，躍出飛翔的渴望，恣意地披散著天生的褐髮，任其隨風舞動，泛白的襯衫裡，藏著陽光溫暖的氣味，深深地吸了口氣，把對這片土地的依戀，烙印在記憶的最裡層。瀟灑地揮揮手，踩著一雙球鞋，走向登機門，望著愈來愈近的藍天，即將，前往那夢中的國度。

一直不自覺地淺淺笑著，在機艙暈黃的燈影中，有如母親子宮般的安全。翻過身，舒服地蜷著肢體，如一蟄伏待產的胚胎，以規律的呼吸，沈沈睡去……

醒來時，窗外已是不同的世界。一輪初昇的朝陽，羞赧地微露出橘紅色澤，溫柔地注視著仍睡意朦朧的城市。晨霧未散，為古樸的十字鐘塔，抹上一層若有似無的神秘。遠處傳來教堂的鐘聲，不著痕跡地溶入沁涼如水的空氣中，喚醒了廣場前的鴿群。夢中的羅馬，永恆之城啊！而今，我已如願地來到妳的懷抱。

以朝聖的心情，膜拜著這古老城市的一磚一瓦，在斑駁褪色的粗糙紋理中，刻劃著多少朝代的繁華與隕落。風化極嚴重的古代遺蹟，憑恃著一股驕傲的生命力，支撐著走過千年。一支支擎天的石柱，一面的剝落的城牆，都一一為古羅馬帝國的光榮，作了最忠實的紀錄，隨著它們的一帶領的，我彷彿進入了時間的洪流，滿心震撼地瞻禮這座歷史的宮殿。

豐水亞岸醉史的，出河著河得歷，孕一捧身于由是，起女籃我，海掬婦藤令，中。群執，己者。地鑰成手揚自觀，向鎖了或微裝旁，流金到，角假的，地黃見壺嘴，馳，日的稀陶的情神，一榮依頂美的心盪，如光。頭絕的心，年馬華或，古個，千羅風們著互做，，啟都她笑著用，河開古。淺，地，伯為出來聲畔息，臺成照而輕河屏，的，映款，於，緞地，款衣，立子，如土幽裙擣佇一份，藍的幽衫水。一份，湛美，麻汲了的。

和著爭地。光的。出。語看，意們。目側出。體盡律動的。我的兩湧。肢而的。地了輕物。的飲處生各引，拋。拙一深而自吸身的，笨地，吮然來，俯美的。我的待喉油著柱地完。我不及著快集圓容以。用不隨暢聚短從的。陽，迫，一股，色，快。豔水泡，一場鐵少便。的泉的內廣的髮，妄礦大體泉栓金水，狂瓶碩的噴防的泉，顯了著熱的噴的，愈買冒燥外如馬澈，起，不語體進入步個著清，不禁義液地了幾一縷了。午，的的後見間，一笑了。近簡單透明先，突然。環我。

地虹碎的。的。礙彩小火持的。阻七著如矜持的。無的，情上。毫麗，熱戴。柱炫調這不必。水出曲在。的舞的！永遠。冽珠成啊。你。冷編是。你。讓的亂。！已。鞋，四著悠吧。就。布，哼的於己。掉頭，鬆過自己。脫甩臂，放莫的。性一雙臂，完全的。索。的完人真。的。尖潤著迷對。前，足濕受最面。柱，落起享，需。水滴舉，城，只。給梢高轉古，具。走到髮，旋歐面。自霓步南面。

噴幣心任！神像。幸福硬麼是海人。的一枚什論吧！向許。場下用，我，著。廣投是，我跟眼雕。威地，我會起地。雷重頓？都抬。托慎普頓？我，精緻。來到，拿女時，我。來，過海東之水門。街，反的的於拱。拉，羈敬的沒形。特情不畢福旋圓。穆心放恭幸福在。著的，狂畢予硬，在。沿敬，前給的坊，。髮，崇著面能亮的牌。的無禁在面對晶石。溼以不著在個大。濡，裡看，一個的。披前心，何看身後。

，或是身披戰甲的勇士，透過剛毅的線條，隱隱地感受到
肅殺之氣；或是體態優雅的女神，恣意地任由柔動的衣擺，
滑落肩際，露出之餘，也毫不覺地揚起嘴角回應。

而偉大的海神拿普頓，以半裸的身軀，呈現藝術品般的雄
偉身形，以睥睨安撫神馬的姿，散發出與生俱來的王者之風。
相對的極力沈穩安閒，清朗的眉頭，積聚著一股撼動人心的
力量，蓄勢待發。

看著神馬踏水而馳，首揚蹄懸，襯著千百條湧珠跳玉的水來去
柱，映著碧藍如洗的一瞬間，我明白了。原來，只要用心去
的音樂聲……是如觸手可及，不是嗎？

午後的羅馬，瀟灑著慵懶的風情。連街角的黃狗，也懶洋洋
地臥在陰涼處，吐著鮮紅的舌頭，眯著眼睛看人，聽著
各式各樣的遊客發出陣陣的驚嘆聲，似乎永遠不著頭，不
我淘氣地對著牠扮鬼臉，看著牠滿臉疑惑的歪著頭，不禁適
開懷地放聲大笑……。或許，在這南風徐徐的午后，只
合晒晒太陽，發發呆吧！

人們在西班牙臺階上或坐或臥，一派與世無爭的悠然自得
。街頭畫師，正專注地揮動著香氣，畫筆四溢的烤栗噴泉中，除了彼此，享
著藍頭巾的老婆，拒絕；疲倦的旅人，在他們的眼中，除了彼此，享
容令人不忍拒絕；戀人們變得安詳。
的塵沙；戀人們變得安詳。
所有的小憩片刻的安詳。

而我的，正慢吞吞地舔著一球香草冰淇淋，聽著街頭藝人輕
快的吉他聲，想像著自己如〈羅馬假期〉中的奧黛麗赫本

，像個頑皮的小孩，睜著好奇的大眼睛，看著人間百態。三步併兩步地，跑到撐著遮著陽的傘的小花攤前，挑了一朵白玫瑰，深深地，嗅滿了一身的花香……。

習慣了在傾圮的城牆邊，瞥見趾高氣昂的摩登高樓，古典萬利與現代的羅馬。不殘存的城垛，依稀映在現著昔日的輝煌，風義大種的人民所念念不忘的帝國光榮，是如此的顯而易見啊！

我啃著牛角麵包，感受著拉丁民族的粗獷韌性，仰起頭，君士坦丁大帝凱旋門正巍然剝落成刺眼的紅褐色。原色頌君王凱旋的紀念碑，而的今悲風之染的風采，竟能如此輕易地讓馬獨嘶，傲立於湧而去了又來。

背著夕陽，朝著鬥獸場走去，頹長的影子，拖出一串無言的嘆息。幽邃空曠的廢墟裡，輕微的瑟音，在覆滿塵沙的廊間回響，在幾步之間，便脫離了黑暗。初見圓形競技場的石廊的瞬間，理智便不由意念，隨著隱隱的號角聲，跨越古今交錯之間，仍念念不忘的外表之下，在蒼茫的餘暉中，不覺地拉緊衣襟。

而今，一切都老了。圓形的外廓已傾圮了三分之一，在繁草遊心而華褪了。偶爾，睜著低著頭快步走過。唯陰暗的石穴中，幽靈般的像。

靜極的空城，傳來淒冷的風聲，我豎起了衣領，留下了玫瑰，回過頭，看了它最後一眼，罷了！就讓歷史的是非功過留在身後吧！

晚風馳過街心，燈，一盞盞地亮了。走在砌得整整齊齊的石板路上，爵士樂悠悠地從熱鬧的小酒吧中傳出。有著啤酒的肚和紅鼻子的老闆，正熱情地招呼著客人。選了個明亮的座位，點一客薄脆的餅和覆盆子冰淇淋。澆滿般的紅醬汁的甜點，和冒著熱氣的脆餅，更加速了腹間傳來的擂鼓聲。顧不得燙手，便迫不及待地張口大嚼。手製肉腸的鮮嫩多汁，香醇濃郁的乳酪，黑胡椒粒的辛香，配上酸鹹的醃橄欖，襯以黃金小麥製成的義式麵點，鮮美腴滑的義式風情盡入口中。

啜一口卡布其諾，聽著靈魂打著滿足的飽嗝。窗外的路人，呼朋引伴地喧鬧著；相擁而行的情侶，在古老的狹巷，交換著熾熱的眼神。細細地讀著這古都的千百種風貌，貪婪地，將一切刻入心版。

臺伯河，仍緩緩地流動著，帶著古老帝國的驕傲，拂過千年的羅馬城。走過的路，是一串深淺分明的腳印，微塵如我，用力地將自己的影子，牢牢地嵌在斑駁的石牆中。因為，還不到揮別的時刻，卻已經開始想念了……。